

肥心瘦骨

阿 坚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肥心瘦骨/阿坚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9
(断层文丛)

ISBN 7-5004-2850-2

I. 肥… II. 阿…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9649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李小冰

装帧设计 李颖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092 1/32

印 张 9.875

插 页 2

字 数 216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西耳房的甲八斋

甲八斋益虫小记	(3)
我不想装修房间	(5)
甲八斋鼠记	(7)
甲八斋的书事儿	(10)
不爱沙发爱木椅	(12)
藏书方法乱谈 (二则)	(14)
具体的意思 (四则)	(19)
送扇	(22)
微笑的心	(24)
人生是零碎风景	(27)
冬泳	(31)
错过了车别再错过好心情	(33)
自行车就算自由车	(35)

郊野

爬野长城	(39)
樱桃沟	(41)

乡下有“别墅”	(43)
每个周六都爬山	(46)
玩雨	(48)
露宿长城上	(50)
玉华山庄	(52)
从法海寺到香山	(54)
圆明园中的西洋楼	(57)
朝霞中的银色墓碑	(59)
内城月色不如郊	(62)

其他与诗

香烟与诗	(67)
自行车与诗	(70)
《古希腊抒情诗选》读后	(73)
我们要步行去朝圣	(75)
流星雨与诗	(77)
鞋与诗人	(80)
能不能提前想开点	(82)
儿童与诗人	(85)
那只羊的影子都臭了	(87)
垃圾与诗歌	(90)

烟酒茶及小球事

吸烟亦有道	(95)
-------------	------

戒一次烟并不难	(99)
如今请客难	(101)
会宴不会心	(104)
农场小忆	(106)
八里庄酒馆	(108)
好酒的学生	(110)
戒烟礼赞	(113)
上班累多少，下班喝多少	(115)
鸡年喝了鸡尾酒	(117)
春分懒起葡萄藤	(119)
有钱了，喝什么	(122)
打网球的姑娘都是美丽的	(124)
“又打碎了一个花瓶”	(127)
室内马拉松	(129)

臧评艺文

酒神风度的夏加尔绘画	(133)
既然是人了就得打发好自己	(137)
关于《垃圾芬芳》的杂事	(139)
谈谈狗子和石康小说中的可疑之处	(142)
堕落与清高	(145)
活着求淡还是求味	(147)
看完好电影特想上路	(149)
也扯扯淡	(151)

生命力以及价值	(154)
观林散之书法想到诗	(156)
《感人·关切·艺术》读后	(158)
自嘲亦潇洒	(160)
春天的新书	(162)
幽默精神下的钱钟书、昆德拉、王朔	(164)
读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	(167)
也求平淡 也求浓烈	(169)
关于《一地景象》和《走长城》的语言	(172)
相声缘何独不衰	(174)
《哈扎尔辞典》读后	(176)
读《洛杉矶蜂鸟》	(179)

姑娘们

寻找青鸟的女大学生	(185)
北京姑娘住院	(189)
可爱不可娶的职业女性	(191)
羞涩：女人最宝贵的	(193)
流泪：女人的绝招	(196)
回国探亲的姑娘们	(200)
场外思索	(206)
女人脸面胜贞操	(208)
怕陪女人逛衣店	(212)
男人无路可逃	(214)

身材的表情	(218)
女人的装和妆	(220)
彩短裤	(224)
百姓身材不宜模特衣	(226)
女人，天生是俘虏	(228)
高跟鞋与小脚	(232)
时代不同了，腿也不同了	(234)
是养一条狗，还是去交一个朋友	(236)
男人不认错	(240)
“洋丈夫”、“洋老婆”的故事	(242)
帮前女友搬家	(245)
不爱着急的北京姑娘	(249)

不时的时代

那条 17 公里的机场路	(255)
富人没有冬天	(261)
心里永远是三十	(264)
商潮侵吞小胡同	(266)
我的四个老外朋友	(271)
在摄像机镜头面前	(276)
不烦不人生	(279)
银色的温柔	(281)
楼房平房的近远辨	(284)
一男一女来北京	(286)

布鞋宜散步	(294)
不慎穿了假名牌	(296)
沙发床不是最好的床	(298)
别忘了步行	(300)
板儿寸	(303)
斜在土炕上瞅 VCD	(305)

西耳房的甲八齋

甲八斋益虫小记

甲八斋，我的家，不是八间，仅一间，吃斋与不吃斋，书斋与不书斋，都是它，虽冠以“甲”，纯属挂名，我却觉得好听、长气。甲八斋的什么是甲也就是第一呢？街道说的不讲卫生第一。因为我的房是民国老屋，难免有世居于此的蜘蛛家族，它们织蛛网的速度仅比我打扫得慢一点；也有一种李时珍夸过的土鳖虫，常趴在柱缝墙隙中。查卫生的老太太肯定家中也有这两种动物，明明见我屋内窗明床净，也会像侦探一样探头于箱柜之后用拐棍挑出一小匹蛛网；并用小脚震震房柱，把那呆脑模样的土鳖虫震出来。老太太倒笑嘻嘻地说：哟，你养这土鳖虫打算卖钱呀（“文革”前药铺收此虫，大者二分钱一只）。

卫生优秀的小红旗得不到了，不红就不红吧。隔几天我见那老太太抱着的小孙子身上被蚊子咬了红包，我还报复了一句：大妈，小红旗不光贴在您家大门上，连孙子皮肤上也挂几面呢。接着我又讨好地说：大妈，我有一种特效药，专治蚊虫叮咬——就是干土鳖磨研的粉呀。

我的屋子也不是没蚊子，有蚊子也不是素食者，只是它们还没来得及吃荤腥（比如寡人）就成了蜘蛛的美味。蚊子喜欢屋角墙边，有点类似围棋的“金角银边”，它们刚开始布局时，就落进了蛛网的“金角银边”。我细观察过，落网的蚊子踮着修长的小腿，就召唤来了蜘蛛。蜘蛛嘴像螃蟹嘴，边吞边嚼边咽，然后晃晃悠悠退到网边打诨去了。我从不用蚊香，也懒得封堵破洞的纱窗，是怕我家的蜘蛛饿着。就算个别蚊子不按“棋谱”布局而是上来就咬我，也不太碍，供它一顿临刑前餐吧，并且它的敌人也更爱吃肥润的。甲八斋曾小借朋友住几天，他接长了鸡毛掸要扫蛛网，我连劝：别，那是灭蚊剂呀。

我也从不剿杀土鳖，并不是因为我小时衣着谈吐土气而被人叫过“土鳖”。它的确是味中药，本草上说它“味咸性寒，专医疮痛血淤”。我小时在老家被蜂蜇了，被石头磕青肿了，姥姥就捣碎几只晒干的土鳖和上一种草汁为我敷擦，边叨念着：土鳖土鳖，专治疮疥，土鳖不土，专消皮苦。实话说，土鳖长得太难看了，圆圆的扁身子，像王八虫，颜色土黄，总是风尘仆仆，爬行姿势更是蠢蠢然。虽然李时珍和我姥姥不讨厌它，可它的社会名声不好，多少年了也是讥骂人木呆鄙陋穷酸的用语。

一次我奉命带一个朋友的小孩，他非哭着要找他爸，吃招玩招都用过了也不顶用，问他要吃什么，他说爸，问他要玩什么，他说爸。我忽想起我小时的事，立刻用一根扫帚丝去探墙缝，逗出一只土鳖，我把它放在手上，让它往前爬，又用另一只手不断延续“道路”，玩得也不亦乐乎。那小孩兴奋得像见到好玩的玩具。我也开心得像小时候一样，那时我们的玩具都是活的。

我不想装修房间

谁第一次来我的房间都说：该装修一下了。两个发了财搞建筑装修的朋友更愿无偿帮我。我说：你们懂啥，哥们儿这是住在文物古迹里；你们若把故宫里的房子都装修成铝合金、塑料贴面、茶色玻璃，那不等于糟蹋国宝么。

我住在一条老胡同的四合院里，虽然院子被后来挤建的房子占满了，但我那间北屋可是地道的老北京建筑。窗户由棧条组成，糊纸，最好是道林纸，又透亮又挡风，且又有毛玻璃的效果，省得挂窗帘了。清明撕去窗纸，中秋再糊上，这我不烦，有一种和季节配合的愉快。这种劳作很自然，前者像农民春天开地，后者似秋粮封存——我家上几辈都是农民。我屋子的房檐很宽，夏日的太阳夹角大，正晒不到窗户，冬天太阳斜斜的，把一壁窗纸映得白白亮亮，看着温暖又不刺眼，尤其对面房脊上的鸽子被映在窗纸上，简直是优美朴素的电影镜头。当然棧条纸窗显得陈旧，糊窗纸也不好买了，可我觉得人住在铝合金和化纤纸的包围之中总是不太对劲，虽然方便干净，却不那么亲切。

我房间的顶棚也是纸糊的，那纸糊在密排的高粱秆上，我会糊，先用面粉打一锅糰子，再糊底纸（马粪纸），最后糊白纸，一般是三年一糊，那天就像农民过节，要吃炖肉面。晚上把因糊棚仰酸的脖子靠在枕上，睡得舒服极了，一睁眼，顶棚一片雪白，微微散发着麦香味和高粱秆味。现在不少人用化纤或塑料装饰天花板，是很漂亮也结实，可化学那玩艺儿老罩在人头顶上，我会别扭的。

我的床和椅都是纯木的，正经的“水曲柳”木，笨重厚实。沙发床我睡过，睡在一堆弹簧上，做的梦老是偏高，睡眠如飞，不如睡在硬木床上沉着，所以每在外面饭店里开会，我就怀念我的木床。躺在宾馆的大席梦思上，身心特浮，爱胡思乱想，那不叫睡觉，叫脑力瞎劳动。我也没把椅子换成软的，垫子都不放，硬硬朗朗地坐在上面，读书写字容易清醒严肃。邻居曾送我一个沙发转椅，一是坐在上面我老打盹，二是椅面爱转，引带得人也不易集中思路。我把椅子还了，还坐我的木椅，像又回到了正道。

我的其他家具也是木头的居多，我最受不了塑料贴面的组合家具，仿的木花纹，就像化青春妆的老女人。一个朋友淘汰的一大套组合柜给我，说是意大利的。我难却盛情，雇两辆三轮拉到离他家远些的地方就把“意大利的”给卖了——对不起朋友，但对得起自己了。

在家居家具方面我是守旧落后的，可也不见得，我若有了大钱，当然要装修我的房子，比如：用厚厚的杉木装置地板，不刷漆，虽不特硬，但木香长年（我在滇西北住过这样的房子）；做一个柞木的厚大餐桌，酒杯墩在上面的声音很刚劲；再用桦木在房顶修一个小阳台（桦木耐风雨），在那喝酒品茶晒太阳，款待老友……

甲八斋鼠记

我在胡同里的甲八号，是户主，屋里另住一个家族的耗子——从小黄绒毛的婴鼠到须眉苍白的耗爷。谈不上喜欢它们，却也懒得灭它们；因为亲爱的人类我都喜欢不过来，连我自己身上的害处都灭不过来。它们不怕我，当我面在屋内闲逛，用小眼瞥我，似是看不起人——据科学家说若干年后世界将是鼠类的天下。

我屋有十架子书，以前老鼠好啃书本，“读”书读得好狠——有点像名人背书，读一页毁一页。我先是把我觉得无聊恶心的书放在书架底层——想想20年前我读了多少无用无聊的书，得让它们也尝尝误读的滋味。古语说“富练武，穷读书”，于鼠亦是。我有时几天不在家无法给它们撒些剩饼，它们穷饿极了，“读书”便用功；若得主人在有食吃（有时是隔夜的肉），它们就像富家子弟，尽情在地板上练习田径。科学家说鼠啃书本是为磨牙，太似人的磨牙以嗑瓜子为打发无聊，看来鼠们也有无聊的时候。

我常听音乐，鼠辈跟着沾光，重金属的摇滚一放，鼠们在纸天花板上蹦，不是受到惊吓，它们蹦得较有节奏，且嘴上叽叽尖唱，音频

极高似小提琴码子以外的高音。有时放轻音乐时，它们也轻轻起来，尤其两只成年的趴在房梁（纸天花板上尽是破的大洞），四只小亮眼荧荧然。它们似最喜听弦乐，比如曼陀瓦尼的弦乐合弦。我知道对牛弹琴是不行的，但对鼠弹琴可否还无定论吧。按体重比例算，鼠的脑量不比人太少。

鼠会游泳，一次是掉在我接漏雨的深桶内，它的姿势类似狗刨，确切叫鼠刨，仅露着头和一对胡须，唇鼻之间也是嫩红的。有时我忘倒的洗脚水，它们也当做夏日的泳池，把水游得刷浑——太不讲卫生了，以后我故意留放一盆清水，甚至搁上少许浴液；既然它们非要住在我这儿不可，何不让其干净点儿呢。

我不是坚决反对药耗子，但科学家也说：第一耗子有抗药性；第二耗子有记性而不会第二次上当受骗；第三药物异化耗子的基因使其后代的生命力更强。总之药耗子不是个办法。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想动物各有天命，不是人类的意志能完全控制的。

我也有佩服耗子的地方：出污地而不染病，食肮脏而茁壮成长，被剿杀而永远突围。有趣的是，现代猫皆腐化懒惰，全是纨绔子弟，基本丧失了捕鼠功能。相反鼠辈们的精神斗志一如既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我也希望科学家好好研究鼠类，它和人类的关系，它和大自然的关系，自然界的亿万种生物应该有种协调关系。很多东西不是毒害能解决的。人鼠是有宿仇，但都快 21 世纪了，能否有个和平解决的办法。万一真的在几十个世纪后是鼠类主宰地球，也好给人类留条后路，也省得鼠类到处围剿毒害人类，或是也把人们关进鼠医们办的 731 实验室。

袋鼠、松鼠和鼯鼠都是鼠，只是老鼠相貌不雅，若通过基因工程

改去它们的长尾灰皮，再使其不破坏公物私物，我想它们不是非常难处。这不容易，需要科学和人类具有远大的眼光——而不是鼠目寸光。